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一·子部·雜家類

春在堂隨筆十卷 [清]俞 機撰

止園筆談八卷 [清]史夢蘭撰

蕉軒隨錄十二卷 [清]方濬師撰

蕉軒續錄二卷 [清]方濬師撰

章安雜說 [清]趙之謙撰

春在堂隨筆

〔清〕俞樾撰

據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六二毫米寬二三六毫米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草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其山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飲不敢忘也時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一
第一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助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譏矣然比來杜門譏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 命撫江蘇駐上海有商

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間曰浙江同年有

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

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

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

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

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

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

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

覆試時詩也樾歎曰以樾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一
第二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憲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寞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一人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訝榜運之闕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

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瀛學齋詩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笏堂汝璆攝杭州守奇士也署中僅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媼其夫人至躬洗刷牀焉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頗善治生積貲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餉鬻而已五日一食肉內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筆一

三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母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礪竟弟賈鬻食之劉君既貴爲慈竟圖紀其事湘鄉相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爲琴竟圖圖中琴一張竟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爲作長歌一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解圍輿過杭州乃琴西舊爲琉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詔琴西余因亦得之爲篆書琴竟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卽能飲酒父戒之曰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驅者鞭筆及之微傷

于額歸而惄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三十歲必出仕故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顯然恂恂儒雅論爲政必以教民爲先議興鄉課欲行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盍寫副本與我及余臨行君贈以寫書之費徐問之則假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婦哉君又欲傭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莫爲之役奈何以婢媼役于我

筆一

四

鍾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微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誄并其姓名而鬻之間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爲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卽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真僞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囉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戰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畱心
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爲
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
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
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爲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
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鐸爾其四曰
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倫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
維多利亞乃伯倫瑞格第六王也其傳國之法傳子
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
女子之女真殊俗哉

筆一

五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
年余過蘇州適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
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廳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
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偽府官
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
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
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
夢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
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尙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
談舊事甚悉畱此老眼以閱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微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譏其書每集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膝元敬謹
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
大旨好與朱儒抵牾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
可采音能謂上諭成于琴張下諭成于原憲故二子獨
稱名此則近于慮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
左千乘之國萬乘千乘百家古言也謂天子爲萬
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諸侯富也如千金之子孰
能計其囊之藏適千而言之卒由朱注家而算求合可
謂不解事子雲矣學則不固謂不固守一師之說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爲政以德爲政秉政
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而節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于後也舉直錯諸枉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
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
矣故曰能使枉者直子笑不爲政我死子爲政謂
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
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
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爲譏僭然觀其引林
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
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
乎 禮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弔引此
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灌盥裸通用孔子于禘欲
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
然禘爲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
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
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
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筆十

七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環輿遠義述文贊曰適親
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疎古來相傳之說 宋子晝
寢 畫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間其疾可也
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
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
佯爲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
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
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
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

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
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
其禮當食不誇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
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 期月
而已可也 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則設施猶有未
周 齊人歸女樂 據孟子膾肉不至不貌冕而行無
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膾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
一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
于魯 君子惡居下流 謂紂之爲逋逃數也眾惡人
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爲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爲惡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筆十一

八

華亭尹入叔鑒惠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
甚眾有張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吳江張潛未定草璞卿
女史陸惠書鈴一小印云文革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
陸璞卿舍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
弦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督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
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
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爲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云過當然

或者尚有以致之地乃童稚之年芒無知識而一二老輩殷殷期許殊不可解迄今老大無成有負其意爲之汗顏每擬仿隨園老人作感知已詩因循未果偶記二事于此一爲處士黃公忘其名但記其行五耳余七歲時先君子爲求昏平泉舅氏第四女舅氏已許之始氏猶豫黃公乃妗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訖曰此佳婿也今失此婿他日雖列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議遂決是時余一童子耳讀書魯鈍不異常兒不知公何所見而云然也一爲孫公公名家球字竹孫娶于戴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婿也故余少

筆一

九

時卽讀書公家一日公與余共飯譽之不啻口出時公有兄子在旁和之曰兩俞難兄難弟他日顯達可操券也公正色曰爾勿草草若小俞者豈獨簪纓中人邪乃當代之傳人也余時方治舉子業爲八股文字懶不中繩墨了不知可傳者爲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余初舉于鄉往問公疾疾已篤矣執余手曰吾死後子爲我作小傳或銘誄但得見名字于集中九原無恨矣今賓朋外集中有竹孫孫公諱一篇然文體卑弱未足報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勅書一其文曰勅朝奉大夫

新除司封郎官曹輝勅文凡七十八字皆行書筆勢飛動末書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口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以上皆闕不知其年號云何也又有圖像二緋衣秉笏儀容甚偉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實行書十字大司五寸許末署晦翁晦字亦剝餽然尚可辨識惟緯不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爲遠祖武惠七子璨珣瑋珙玘珣琮字皆從玉而此勅書是緣非璫字迹分明且璫亦未始爲司封郎官則不得卽以爲武惠子也宋史又有曹輔南劍州人輔之子曰紳豈緯與紳兄弟行歟又有曹彥約都昌人嘗從朱文公講學此有晦翁題字豈歸之

筆十

十

卽彥約之先人歟是皆不可知因漫書數語于其後而湘鄉相公有聖哲畫像記其略曰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廣心博驚而斯文之傳莫大于是矣其圖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爲一圖左氏莊子司馬子長班孟堅爲一圖諸葛孔明陸敬輿范希文司馬君實爲一圖周茂叔程伯淳程正叔張子厚朱元晦爲一圖韓退之柳子厚歐陽

永叔曾子固爲一圖李太白杜子美蘇子瞻黃直爲

一圖許叔重鄭康成杜君卿馬貴與爲一圖顧亭林秦味經姚姬傳王懷祖爲一圖而總論其後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据如文周孔孟之道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爲近姚王干許鄭爲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

筆一

七

盡末復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

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同治六年余至金陵湘鄉公畱宿節署因得見之而記于此

金陵之游以元武湖觀荷花爲最是日余將行矣湘鄉公餞之於妙相庵先與幕府諸君登太平門樓觀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故迹遂出城至元武湖湖方十餘里徧種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過紅衣翠蓋亭亭可愛公所坐舟與余輩大小無異而有司供張者以使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帳蔽之然止能繞花而行不能直入萬花深處矣余笑曰山人之樂過于宰相卽此

可見也

完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處名龍脖子時缺口已修補有湘鄉公紀事碑亦甚簡略末有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無忘可見當時力戰之難同碑者有趙惠甫曾躬在行間于雨花臺望見之云是日爲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霽日中又雨大聲忽發轍石俱飛倏忽之間而煙氣迷漫不見天日及復散則見城中龍廣山上萬礮轟轟皆人也時我軍已由缺口入城突俄而旌旗盡開四面齊下而城所據僞府同時火起矣未入城時上有黑雲大數數許歷久不

筆一

七

鑑及我兵長驅入而黑雲亦與之俱是殆有神助乎余有詩紀之皆據趙語

江良庭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沙筆非第飄飄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慨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若輩并徒隸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湘鄉公述此事戲余因錄之以自嘲焉湘鄉公喜諧謔因余銳意著述戲之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吾皆不爲也余聞而自愧亦以自喜然少荃伯相功業爛然爲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嘗

部上物耳且自中州罷歸已逾十稔而所著書止一百餘卷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拚命豈命果有貴賤乎今列

所著書目於此医書一種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

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貞五卷玩易篇一卷

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

例七卷見告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

二卷湖樓筆談七卷集二種賓萌集五卷賓萌外集四

卷春在堂書六種襍文二卷詩編六卷詞錄二卷尺牘

及隨筆未定卷數極聊錄存一卷外書二種袖中書一

卷詁經精舍内外篇未定卷數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

筆一
辛

氣縵石知謬享清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值
一錢也

余王子散館後未引 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

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題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

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

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毓林見之而笑及引 見後蒙

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

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

然余不久即免官回首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

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懷舊
悽愴爲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余每
日凭欄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間甚樂也每思造一
小舟歲之閒下輿之所至縱其所如暮景晨曦隨時領
略庶幾不負湖居乃閱西湖志有明人歸敬祥西湖打
船啟一篇適與愚意合取祥字子將萬曆間舉南雍與
計吏入京師至國門忽意不自得徑返後屢以薦被徵
悉辭不赴見錢塘縣志又靈隱寺志稱其絕意仕進築
阿西山言語妙天下卽此啟足見一斑也今錄其略云

筆一
辛

欲領西湖之勝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
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背面橫斜一
定不易而舟則幻昔渴聞之先生旣築室孤山又買一
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
頗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
兼亦無資陸放翁云一事尙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
船正謂是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
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
之所而瓶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
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疏十年以還

便可入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
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
篷青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不
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裏湖正如美人寢幘神仙
別館窈窕深靚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
設低篷學鈎徒卻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
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
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
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稱馮開之先生名夢祐

筆一

卷

萬曆丁丑進士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移病去官築庵孤
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見錢牧齋所撰墓志舊錢唐縣
志稱其晚年製桂舟貯書畫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其風
趣可想而知也

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泊浮湖中編
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戢
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泊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
置几席觴豆旁及彝鼎罍洗茶鐸棋局之屬兩黃頭刺
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
黃以前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豈不視造船

筆二

卷

曰浮梅檻予時與韵人禪衲倘佯六橋觀者如堵俱歎
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
喜新之談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
仙人爭奇哉以上並儀部自記之文同時王在晉作浮
梅檻賦湯臨川亦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倒一時矣其
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

吳江呂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蹟求題因
得展視行書八字大可二寸許云飛翠鳴玉出入禁門
又有小字兩行多漫漶不可辨適徐誠庵大令本立來
與之審視徐云紙有破碎處裝潢拙工誤顛到之耳因

爲移正居然可識其文云齊僕射玄遲有讓表云宋世子老師呂蒙正書然語仍不可解或尙有闕文也卷中
有道光十年裔孫晉昭跋云崇禎甲戌五世伯祖非庵
公諱一經督學中州五世祖聲王公隨至洛陽有某氏
手卷題首八字係文穆公書遂以金易之珍藏於家云
云至此八字未詳所出潘安仁西征賦云飛翠緩拖鳴
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齊僕射讓表或襲用其語然僕
射亦未知何人題跋諸公都不置一詞余漫題數語而
歸之因識於此當更核也

呂本南茂才又以王右軍平安帖墨蹟見示其文曰適

筆一
太

得足下書深有感切遂冀平安不暫面王羲之頤首墨

色闇淡紙質亦多損壞有內府寶玩印又有張九齡歐
陽修名印餘兩印不甚可辨其前有明勅云頃四明所
進王羲之平安帖筆墨飛動古勁圓朗眞蹟無疑勅啣
等重加審定裝潢成卷諸跋不必刪去可也宣德四年
夏六月武英殿勅其後有魏徵跋賀知章跋薛紹彭跋
東坡居士蘇軾跋黃庭堅跋放翁陸游跋趙孟頫跋班
惟志七言絕句一首又有米芾顧瑛許衡張羽李和吳
寬朱澤民高啟諸人名印余不能辨其真偽亦不敢率
題一語畱數日而歸之姑記所見如此

余謀士詒經精舍以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賦命題限
凍水崖碑半綠苔爲韵諸生押凍字皆入屋韵獨宋吉
鏡清抑尤韵余按大徐本說文凍滌徐思鑑反又音速字
徐異讀然卒傳伐我凍川釋文凍徐思鑑反又音速字
林同則凍水之凍當讀入聲固魏晉以來舊讀矣又考
玉篇凍先候切灌生練也又先候切與激同又先卜切
是激字有平去入三音讀平聲者卽凍滌之本義讀去
聲者爲盥激之借字讀入聲者顧野王不說其義而以
左傳釋文證之則爲凍水字無疑矣朱君故押尤韵未
免好異之見也

筆一
太

余又嘗以張景陽有渰興南岑可爲題諸生或以渰字
作平聲余謂題出文選義本毛詩陸德明毛詩音義云
有渰本又作渰於檢反雲興貌李善注文選曰渰興渰
同音奄則此字不當讀平聲也及還蘇廣偶以語徐誠
庵大令本立次日以一紙見示云渰字韵府羣玉入覃
韻無仄聲韵府拾遺入儉韵今坊本或收入平聲或平
上聲五十琰渰字注衣檢切說文雲兩貌或作𠀧考字
典渰字注唐韵集韵韵會衣檢切正韵於檢切並音奄

是由唐韵以至韓道昭改併集韵游字俱讀上聲無入平韵者雖未知平水韻書何如然黃公紹韵會一遵劉氏意平水亦與韵會同惟陰氏時中反之檢今韵十三覃滌字注烏舍切沒也滌之訓沒不知何本疑滌字之

事蓋假饑爲篋也可證成余說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春秋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是保之假字而辭書載叔波鼎魯正叔觴並云永壽用之卽永保用之也亦可證成余說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

段借集韻去聲五十五韻淹字云於贈切沒也可悟訓
沒之由乃既以籀爲游又誤於贈爲鳥禽遂以鑿韻而
收入覃韻真歧中之歧矣徐君爲余三十六年前同補
博士弟子員之老友精於音律以一字而偏檢羣籍求
其本音亦可謂留心小學者矣聞其著詞律拾遺頗足
爲萬紅友功臣未知能卒業否其所撰荔園詞一卷余

卷之三

卷

三

三

三

白太傅詩云猶有誇張年少戲笑呼張丈與殷兄然則古人所稱兄者必其年長於已者也王補帆同年小於余者兩歲每謂余宜弟之而勿兄然尋常書問習貫爲常率爾落筆輒誤以弟自稱因戲于弟上加眾作弟注其旁曰周人稱兄曰第錢子密更部與余約如補帆余亦嘗誤自稱弟子密報云何不用周人稱兄之例亦尺牘中一故事也

余著羣經平議解尙書異朕位異是集之假字及讀辭
尙功鐘鼎欵識有宰辟夫敦三其文並云用饑乃祖考

李篠泉中丞以筆見贈來書云長頭羊毫筆音姚伯昂先生最善用之弟苦不能用管城子歎失所久矣公精篆隸必能任意揮灑爲此子一吐其氣也語竊甚雋永余復書云承惠筆極佳然佳廟人拙手仍未得所公之位置此子似小失之矣

余前客新安時其地當水潦大至山中往往出蛟曾作
伐蛟行一篇有云霹靂一聲裂山出又云驅驚雷霆欲
出山想當然語非紀實也已巳之夏在西湖講舍適天
竺山中出一蛟其夕甚雨而無雷後晤何子永舍人言
凡出蛟之日皆無雷甚頌前詩體物之未精已而勤少
斷有無不免爲東坡所譏矣

筆一

三

六左六左三右二十六子左三右七左六左十右
三左三右十九左四右五左十土右土左六右五右二右一
十七子左三右五左六右土左五右五左六右五右二右一
右去左三右五左十右七左六右三左二十八子左三
右大左五右六左九右四左六右十左三右七左七右
右九左六右七左十右五左六右六左九右五左七右
右左十右九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土右十左七右六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六右五左十右九右五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七右七左六右五左十右九右五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右左九右七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土左九右六左五右三左二二十子左三右五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六左九右七左六右五右三左二二十子左三右五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七右七左六右五右三左二二十子左三右五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十九子左三右七左
右左十右九左六右五右三左二凡自左移之右則曰
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曰右從右起數

春在堂隨筆二

三

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曰右從右起數
靈隱冷泉亭舊縣一聯云泉自靈時冷起峰從何處飛
來亂後失去寺僧屬吳平齋觀察補書之戊辰九月余
與內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讀此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
作答語余卽云泉自有時冷起峰從無處飛來內子云
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峰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越
數日次女繡孫來湖樓余語及之并命亦作答語女思
久之笑曰泉自禹時冷起峰從項處飛來余驚問項字
何指女曰不是項羽將此山拔起安得飛來余大笑方
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

卷在堂隨筆一

筆清俞樾

陸存齋觀察心言嘗問余曰莊子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聖人孰謂也余謝不知存齋曰若謂堯舜禹湯諸聖人則聖人之死久矣何以莊子又發此論乎莊子所謂聖人正謂當時諸侯耳余思此言極有理當時田齊三晉皆篡竊之國而儼然列爲諸侯僭稱王號乃欲以治小民錐刀之爭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莊子未可明言故悠謬其辭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謂聖人正以名號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猶古以君子爲在位者之通稱也禮記鄉飲酒義篇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謂之君子則諸侯王謂之聖人亦其所矣推莊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盜必先治天下之諸侯魯臧武仲有言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治吾盜孔子之告季孫亦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莊子之意亦若是而已讀者徒驚其放言高論河漢無極而不能善會其意非能讀古人書者也

鄭君注儀禮大射儀篇曰豐從豆幽聲自來不知幽爲何字詁經精舍肄業諸生戴君果恒曰刪古峰字也從山從丰丰亦聲此說殊佳說文丰草盛丰丰也山峰之上必有草木丰丰然故從山從丰正取丰丰之意而卽以丰爲聲後變爲從山峯聲形聲雖同然不如從二丰之有意矣幽爲峯古文竟是定論故記之余舊羣經平議以梓材一篇爲周公營洛邑誥庶殷之詞卽召誥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移至此篇之首後知金仁山通鑑前編說與余同見書不多遂與前人闇合良自媿恧且恐似此者尚多也聊記于此告世之讀余書者

西人有醫士名合信者著博物新編內載有用電氣製鍊字畫銅板之法其有舊樣者卽以白蠟印舊樣爲模若作新樣者卽以白蠟捻成一版畫工用刀筆劃刻山水人物于蠟版上畫成之後再以黑鉛屑薄膠劃痕乃用鐵線一條長約二尺一端穿插蠟版一端穿繫精鍊數片復用清水兩盤一浸蠟版一浸精鍊精鍊之盤調以礦強水蠟版之盤撤膽礦浸之精鍊爲強水所化卽有電氣發出由鐵線傳遞于膽礦水中膽礦被電氣所逼礦質漸化卽有紅銅結積于蠟版上礦盡加礦水添水紅銅漸積漸多三數日後銅版厚結二三分許取出刮去白蠟則銅版錚錚凹凸成章幾疑其有鬼斧神